

南  
北  
史  
合  
注

南北史合注卷六

梁本紀 第六

南史六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

顏氏家訓曰：梁子孫皆呼練為絹，至謂銷練物為銷絹物。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孝文帝帥十萬騎奄至，慧景引退，高祖止之，不從。於是大敗，高祖帥眾拒戰，獨得全軍。

姚思廉梁書曰：高祖獨帥眾拒戰，殺數千，百人，魏騎結陣稍却，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略盡。愚按：梁武與慧景共事，何得勝負迴分，皆史臣飾詞。

高祖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

梁書載高祖言曰：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嫌，涼若成方，相誅滅。

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聽事告以舉兵

梁書載高祖言曰今昏主惡稔天命殛之相與共與義舉公

侯將相其在茲日我不食言

於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闕縣門發折其車據

殺車而走中兵介軍陳秀拔戰逐之斬於門外傳首高祖

愚按南齊蕭穎胄傳又云斬山陽者席闡文同一南史在齊

屬席在梁屬陳安亦取信

遽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

旬必生悔吝

梁書有曰况所藉義兵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忌

遂移檄建鄴南揚威武

梁書載檄曰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故昌邑恃德孝宣幸典

海內亂政簡文升歷

海內並未亂政理驗前經事昭往來獨

夫稷卨天常毀弃君德。挺虐剪之年。植險啓升之日。自大  
行告漸。梓宮在殯。覲無衣色。權娛遊宴。奇服異衣。史執謬麗。  
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格侍中。櫛姑姪莫辨。掖庭有婢販  
之名。姬妾被干戈之服。斬斫其間。以為歡笑。騁肆淫放。驅屏  
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產盈路。與尸竟道。母不及祀。子  
不遑哭。晝伏宵遊。而無休息。淫酗騫肆。酣歌壺卮。梅蟲兜如。  
法珍厥獲。斬小高制。戒柄誅剪。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渭陽。  
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  
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縉紳冠冕。人望攸歸。並受遺託。  
同參頌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而一朝齎粉。孩稚靡遺。人神  
然結。行路嗟憤。亡兄蕭會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倭剪鯨鯢。  
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家家魏。校名送款。比屋文馳。  
復誓旅江。向禽不顧身。克藏大慈。以固皇基。教責未聞。禍酷

過及至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殫路比之猶善盡萬縣  
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鬼不能書其罪祖君彥清揚徽  
云盤山竹  
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莫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  
疏急難盡蓋本於此莫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  
之重下推在眾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覆南康王體自  
高宗行驗當璧謳歌收奉萬有樂推帝德雖彰元惡猶梗仰  
稟宸規率先啟路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逆驚  
莫府統率魏魏驍勇百萬擬金沸池鳴鞞聒天霜鋒耀日木  
旌絳寓方舟千里絡繹係進蕭右軍擁荆南之眾督四方之  
師旂麾所指威後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鄴壁滿前大山而  
壘城壤決懸河而注燔燼豈有不殄威者哉今寶斧所加止  
盡免法珍而已諸君羽儀統首奸黨當因變立功轉禍為福  
若執迷不悟刻茲固執所謂大烈高原玉石同灰地求多福  
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

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典太守曹景宗為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  
守竟陵城。

梁書曰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典刺史張冲戰不利  
諸將議併軍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房僧寄以重兵  
守漢口為郢掎角若志眾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今欲遣王曹  
諸軍濟江與荊州軍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  
郢城竟陵閉塞方舟而下江陵湘中兵連棋繼至糧足士多  
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事取之耳諸將皆善之

甲寅<sup>一七五</sup>末皆遣寧朔將軍吳于陽光子於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

梁書載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軍蕭穎胄等議謂高祖  
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而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  
莫若請殺於魏與北連和高祖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

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若併軍困城又分兵前進曹山  
糧道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  
尋陽彼若懼然悟機一劇生亦足脫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  
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使得耳得使應鎮守守兩  
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  
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  
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上府天下事去矣若郢州既  
拔席捲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况  
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莫有不滅豈有北面請救  
以身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  
為我自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無不捷侍鎮軍靜鎮之

耳

東晉又遣征虜將軍王珣圍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

十餘萬。閩人王依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曾景宗等持角弁之  
珍圖之眾。一時土崩。

梁書曰：投淮死者積尸無航，後至者乘之以濟。

帝命曰：僧珍、張彌、勒兵封府庫，及國籍，帝乃入。以嬖妾潘妃誅之。

據後張弘采傳，則潘妃以賜軍士，自縊非誅也。

而戊入鎮殿內，是日鳳凰集建鄴。又下令，凡守制謬賦，淫刑濫役，  
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湯。

冊府元龜載：今日廢主素帶，自絕宗廟，征賦不一，苛酷滋章，  
縫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間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  
癘，轉死溝壑，曾莫收卹，朽肉枯骸，烏鳶厭食，加以天災，屢焚  
宮掖，官府臺寺，尺椽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斯民何辜，罹  
此塗炭，猥以寡薄，屬當大寵，思聞皇猷，無之史始。



又下令咸損浮費，自非奉養，咸修級，寬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一皆禁絕。

梁書載：今日永元失德，書契未紀。殿室外構，頌宮內積。上慢下暴，淫肆競馳。並甲第康衢，漸台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績是襲。日入之夜，夜分未反。味與之朝，期之清旦。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狐兔荷大寵，務在澄清。仰遵皇朝大帛之旨，俯勸微躬。鹿裘之義，菲衣薄食。請自孤始，實望多士，將其此心。

公一星言鞠旅，累命徂征。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

梁書曰：鄆城之役，胡馬平至。元帥潛奔，不相告報。素甲捐師，鉞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彫騎。全眾方軌，素路徐歸。

公一爰命英勇，因機聘銳。氣冠阪泉，勢踰恆水。此又公之功也。

梁書曰：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木芝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

極其將魚，驅其袒髮。

梁書作驅其被髮。

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

梁書載高祖表曰：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曹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惟抱，或將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選用，或有晦善藏身，自理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樞，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歷塗造。

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史。若八元立年，居卑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

於戲！王允執其中，武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禮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愚按：邱遲本傳以上諸文皆遲筆。

諸阮徒家，並聽還本土。

梁書曰：追尊皇考曰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諡妃郝氏為宣德皇后，追封兄懿為長沙王，諡宣武弟勇永陽王，暢衡陽王，融桂陽王，俱賜諡。

若衰老不能自存者，官給粟食。

梁書載詔曰：宋世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撫絃

命管良家不使蠲織室綉房出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此為

甚云云

一八五己巳巴陵王沮于姑孰追謚齊和帝終禮一如故事詔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奉滯

梁武帝集載全詔曰朕以寡薄當符命之重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故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照遠知不周物興

言夕陽無忘寤寐可分遣內侍云云

一八六壬寅詔以憲綱日弛漸以為俗令端右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按本文於此下方載追尊皇考皇妣等恐不宜在諸王後合

改從梁書

一八六文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

冊府元龜載九月丁亥詔曰為牧必任能文垂則雖免有利  
齊宣致數藝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寶頃世相

(一)

五九

承並加封綢。可悉開常禁。  
是歲林邑于地利園遣使朝貢。

黃洪憲紀政綱目曰：是年天竺梵學入中國，中國幼字自此

始。  
二年春正月，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

梁書載甲寅詔曰：朕齋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可申教諸州，月一臨訊。

三月，頒霜殺草。夏五月丁巳，以扶南王矯味如闍耶跋摩為安南將軍。

高僧傳曰：天監二年四月，武帝興俗二萬人，發菩提心於重雲殿閣上。至十一月，下教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道，推佛道是正，餘九十五種皆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內。若公卿能入

此誓各可發善提心老子周公孔子雅如來弟子而化跡既  
邪止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公卿侯王百官宜捨邪入正  
云云。愚按梁武誇儒推佛此其立言猶諫者故錄以示戒  
六月丙子詔分遣使巡察州部視民冤酷。

梁書載詔曰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  
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鉅害聽詣使  
者自列庶聽遠聞事均親覽。

八月魏克司州。

隋書刑法志曰梁武帝教睦九族優惜朝士百姓有罪則案  
以法一人亡逃奉家執作緣坐則老幼不免是月帝親謁南  
郊有被校老人遮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  
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次年乃詔  
捕搆之家及罪應實作若年有老少可停將送。

丙午省鳳凰街書伎。

梁武帝集載詔曰。朕君臨南面。道風益缺。雖嘉祥時至。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况于名實。頓與自欺。耳目頃一日元會。太學奏鳳凰街書伎。乃令人受書。升殿跪奏。誠復率由前代。然內有懷慙。可罷之。

戊申詔往代多命宮人。惟宮觀禋郊之禮。非所以仰虔蒼昊。自今停止。

梁武帝集詔曰。夫禋郊饗帝。至敬儀在。竭誠書懇。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祀茲禮。悖宮廣設。輻祈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備車之間。見識前世。使可停止。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為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

梁書載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嘉禾。一莖十二穗。

六月庚戌立孔子廟。

梁書載八月庚子老人星見。愚按此後屢見皆不再記。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梁書載前段詔曰朕兼明廣照屈于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塊懷無忘旦夕。

詔建康縣置三官典廷尉三官分掌獄事疏建康為南獄廷尉為北獄。

梁書載詔曰朕昧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勤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慎未協囹圄尚權凡行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連錄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

六年春三月庚申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鄴。



册府元龜載正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  
靡由朕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旁闡苑文而成器未廣志本  
猶缺思欲式執讓齒自家刑國宜大取羣教博延胄子務使  
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徽言載表

梁書載正月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己凶荒疾疫兵革水  
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祈禱結諸不善以朕身當之  
永使災害勿及萬姓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

秋八月戊子赦戊戌都下大水

隋書五行志曰壽上御道七尺

秋八月丁巳皇子暉生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九月壬辰置童子

奉車郎

梁書載丁亥詔公家諸屯戍見封填者可悉開常禁與民同  
利

丙子詔大春北侵丁丑魏縣叛鎮主白阜生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

冊所元龜載是年皇太子宗室王侯就學受業車駕親奠先師先聖勞以束帛。

夏四月戊中以司徒臨川王宏為司空揚州刺史以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梁書載五月壬午詔士子能通經始末無倦者量加叙錄。雖寒品後門勿有遺隔。

夏六月以國子監祭酒張充為尚書右僕射。

冊所元龜載七月詔曰昔公卿而陳載在前史今僕陞奏前代明文所以聲使庶績成茲羣務晉代陵替虛誕為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闕缺鄭生之候三槐八座及有務之官宜入陳奏啟庶藉周爰少評

寡薄。

一九三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逋讎之家及罪應贖者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加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同府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太尉以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

冊府元龜載是月詔曰夫刑法俾髦罪不收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近代相因嚴網彌峻誓年華髮同入罪管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捕讎之家及罪應贖者年有老少可停將送。  
一九三  
三月丁巳為旱故曲赦揚徐二州庚申高麗國遣使朝貢。

冊府元龜載四月戊午詔曰去歲朔山大賊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弔民皇王威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可卜。  
一九四  
青州悉使藏殮。

丙寅詔明下達近若委骸不葬或蔭衣莫改量給棺具收斂。  
梁書載詔曰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摺積有加事異漢策朕向

隅載壞，極下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言愆沈枯，彌勞傷。  
一<sub>二</sub>測可明下遠，近依詔從事，庶夜哭之鬼斯愆，害霜之骨有歸。  
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既。

冊府元龜載：是年五月詔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  
具條以聞。其守宰或廉或貪，亦分別奏上，以行黜陟。

一<sub>二</sub>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同府儀同三司，尚書右  
僕射袁昂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為右僕射。秋八月，螽蟴河南  
國各遣使朝貢。

隋書五行志曰：是年七月荆州市殺人，首墮身不僵，動口張  
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年荆州大旱，近赤  
祥寃戾氣之應。

一<sub>二</sub>郊廟牲牲皆代以麩，其山川諸祀則否。

冊府元龜載詔曰：神無常饗，饗于克誠。西隣禴祭，實受其福。

<sup>一九六</sup>宗廟祭祀猶存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可量代  
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果

冊府元龜載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即之幽明義有  
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

<sup>一九六</sup>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

梁書載正月丁巳詔民有流移他境者可開恩半歲悉聽還  
本土蠲課三年有不樂還者著土籍為民准舊課輸

<sup>一九七</sup>夏四月丁巳帝於無碍殿受佛戒赦罪人

高僧傳曰天監末武帝教于莊嚴寺建八座法輪寺有講堂  
宋孝武所立樂極增映延表遐邇至是不容聽眾乃敕停講  
五十日悉移窓戶四出簷窗猶為逼窄日有推折

南北史合注卷七

南史七

梁本紀 第七

丙辰詔曰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裏方具  
茲千畝于是徙藉田於東郊十五里

冊府元龜載徙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北城大小列種梨柏使  
殿及齋宮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  
臺以觀公卿推戊又有祈年殿云

二月丁巳詔自今可停賀瑞

梁書載詔曰近王公卿士拜表賀瑞雖體國之誠然朕政道  
多缺淳化未凝此乃更張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是歲百濟新羅國各遣使朝貢

紀政綱目曰西域僧達磨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後止嵩山  
傳忠可禪學中國禪學自使始

(一)

二。三

二月乙亥耕籍田孝弟力田賜爵一級豫耕之司剋日勞酒。

隋書禮志曰梁初籍田依宗齊以正月用事武帝以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建卯乃改用二月。

梁書載詔曰耕籍之義大矣哉古者哲王咸用此作春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禮畢馨香靡贊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嗣良時公私猷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種種有乏亦加貸恤每使優過。

二。三

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為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史率眾

侵魏。

梁書載秋月辛未賜北侵義客一階是歲剋魏睢陵建陵郢州牙檀丘曲陽東莞荆山狄城安城等城又剋平靜武陽峴山

三關

庚申<sup>二</sup>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未降

梁書載己巳詔曰廟謨已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可使親戎以前啟行鎮北將軍豫章王綜董馭雄傑風馳火邁其餘眾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

冬十二月壬辰都下地震是歲魏孝昌元年

梁書載是歲魏南鄉馬圈彫陽新蔡龍亢晉城鄭城等冬十一月庚辰丁貴墳堯大赦是歲河南高麗林邑滑國並遣使

朝貢

梁書載魏魏壽陽改為南豫州又降魏新野郡

會畢帝御金輪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高僧傳曰是月帝幸同泰寺進位為叔地震百僚請復位凡

(一)

六五



十五日十一月十一日駕還

二年夏四月癸丑幸同泰寺設平等會庚中大雨雹

隋書五行志載是年同泰寺災

資治通鑑曰上聞寺災乃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羣下稱善乃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

二層浮圖將成直侯景亂止

三月庚申詔求諫言及令文武在位奉士戊寅帝幸同泰寺設平

等法會

梁書詔曰朕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罔  
飛耳之聽州報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  
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鐘徒設凡歟在朝各獻諫言  
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史並  
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或為申達朕將親覽以行其過文武

在位。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八月辛卯。幸河東。王寺設無碍法喜食。大赦。九月。使兼散騎常侍  
張皋聘于東魏。

梁書載。北徐州境內。旅生穡稗二千餘頃。

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  
仗。數月乃止。

是歲。東魏興和元年。

夏四月癸未。詔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

梁書載。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遠。二資  
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昔  
京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  
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八月戊午。大赦。辛未。盤盤圍遣使朝貢。

(一)

六

梁書載詔尚書中有疑事自今於朝堂參議以聞不得如前

倚立求決

二一五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薨。

梁書載始平太守崔頌表獻嘉禾一莖十二穗。

二一五 七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梁書載詔有流移失桑梓者各還田宅蠲課五年。

二一五 冬十一月丙子詔停所任使役女丁。

梁書載詔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凡版簿耗通逋負在

民間無問多少皆赦除之又詔頃者富家豪室多假没入公

責償賦稅以苦貧民自今無假典已假者不追。

二一五 十二月壬寅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報聘。

梁書載詔曰朕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中旦非  
為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楊阜是故

憂憤買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府帳。或供庖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將軍。稱為過防。奸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奴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為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絕。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通事奉奏。

<sup>二一六</sup>冬十一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疏。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是歲東魏武定元年。

<sup>二一六</sup>十年春正月。李賁竊號於交趾。年號天德。

三國典畧曰。賁建雙闕。立二十四鎮郡縣。

<sup>二一七</sup>壬寅。於皇基寺設法會。詔賜蘭陵老少位一階。并加頒賚。

梁書載。詔曰。朕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顧三。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恻。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親孜孜。若歸於父。宜有以慰其心。

(一)

六

二一七  
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者數千人，各資錢二千。

隋書五行志曰：是年三月，梁武帝幸朱方，至四壑中，及玄武湖，魚皆驟首，若望乘輿，帝入宮乃沒。

二一八  
十一年春正月，褰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隋書五行志曰：是年正月，送邪僻二於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振耀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易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車側人莫不聳奮在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識者以右為陰，且象乃侯景將為變之應。

二一九  
三月乙巳，大赦，庚戌，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捨身。  
三國輿略曰：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朕捨身及宮人，并所至境上，供養三寶。

三二二  
月中再設淨饌，每至辰拜，涕泗滂沱，哀動左右。

佛戒曰：帝自膺運後，深念度隆早頌，雖富有四海，無由得伸  
罔極，故思釋典，以一部般若為心，良田收采，眾經躬述，注解  
親臨，法坐講讀，用此善因，崇律靈識。又頡代二皇捨身為僧，  
結使先翟煩穢，仰資冥福。又曰：帝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樓  
上七廟室，甚壯麗，設二皇坐俱備，諸禮冠裳，奩篋，舉目興慕。  
新奇芬香，應時自薦。又曰：雖極工匠之巧，水石周流，華樹雜  
沓，限以國務，不復旦晚侍食。惟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  
內心崩潰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及孝思賦，以明孝道。  
資治通鑑曰：帝為文帝作皇基寺，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  
弘氏自相州置巨財，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媚帝，誣弘氏  
為叔殺之，沒其材為寺。

顏氏家訓曰：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皆當泣涕，帝每為

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帝薄其為人每多抑退  
少而為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  
夜

高祖逸事曰高祖聰明文思旁求儒雅昭昭採人文章之盛  
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善者賜以金帛

梁書曰帝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十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  
彬彬超邁今古

六藝備閑二二三暴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  
妙

資治通鑑曰帝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為通  
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  
四十絃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  
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

三尺八寸應鍾，苗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爲通聲，欽古鍾五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上有四鐃，鍾以編，鍾編凡十六，虎十六，帝始命設十二鐃，鍾各有編，鍾編磬三十六之度，而去銜，鍾四隅植建鼓。

<sup>二二三</sup>晚乃粥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腍，惟豆羹醵飯而已。

賈長房三寶記曰：蜀獻蒟蒻噉之，覺美曰：典內何異，極復禁之。

<sup>二二三</sup>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責祀以下，六宮禱禴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

梁武帝集載，教遣後宮詔曰：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窮四海，撫弦命管，良象不被，鑄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民，莫此為甚。凡後宮樂府，而解暴。



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

每<sup>二</sup>法<sup>二</sup>死罪，常有哀於涕泣，然後可奏。

三寶記曰：武帝流恩獄事，多所寬恕。其應罪重憲者，焚香念佛，然後下獄。

資治通鑑曰：時王侯子弟多驕不法，工平老又專精法戒，或謀事，事竟亦注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曰：晝殺人于市，或暮夜割叔，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疾<sup>二</sup>久<sup>二</sup>口苦，索安不得，再曰：荷荷遂崩。

張敦頤六朝事述曰：景以虛器進膳，自庚辰至丙戌，七日不

食荷。

賊<sup>二</sup>祕<sup>二</sup>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恸于闕下。

資治通鑑曰：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表。

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為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于威勦於釋教弛於刑典

資治通鑑曰帝教峻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中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足民既窮窟奸先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罵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寬之詔自今適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者可停將送

通鑑考異曰所謂寬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法是以知梁政之亂也

追<sup>二二六</sup><sub>二二六</sub>限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唐朱敬則論曰梁武帝雖比末道而時亦云小康若尋其德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且兵荒義旗戰稱伐罪

勝非己利。功豈己私。成湯有衆，德去道近也。周武無愧，容具私厚也。昔魏武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靜七八。猶翼戴弱主，尊吳漢室，降及宋高，剪平偽孽，安復王家。然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寇，宏勳不讓，威德見推。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死非之，况梁取天下，又甚于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勳。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禱主祭，臣復何猜。惜人之名，而不復命，何也。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節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于斯。欲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江海同其量，未有飾智驚愚，術才感衆，拔武力于羊侃，示腰腹於賀深，商略儒宗，取異干章，聞變置官，品無求于典實，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贊。父子注君制，臣歌受任，無敵進誦，不卷，辱華道長，輕薄路

開以天譴為嘉祥。用妖怪為休証。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識  
為之寒心。羣寮曾不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  
云負重領休。何勞贖罪乎。若言息人自務。何須納叛。臣乎若  
云。各代有時。何須中許和乎。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仗我器豈  
異術哉。由上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  
郡。未有晉鄭齊心。年虛合契。五侯九伯。裂海分山。未聞巾已  
胥頓。哭秦庭。茅夷鴻。弊謁吳國。戶口徒眾。不覩死戰之人。龍  
過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  
可不慎歟。或問曰。梁武不以黃屋為尊。紫宸為貴。離欲絕愛。  
遣色歸空。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驚旅叛。且女戰格。國兵折  
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梁主之美。誠如  
子言。然其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克自縱之資。盡丁  
口之租。纒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

專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何房而震中瓦解况地比一郡國  
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彫靡之弊加以金剝資柱燼燬  
雲霞銀榜珠簾的姪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有以夫且夫  
惡於魏而保於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一國非智也昔趙納  
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  
及

何元之梁典曰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  
桓戊燕秦而不振劉克王洛而遂亡至于宗齊疆場侵戡武  
帝躡斯額運有志吞并然亦納魏主一人洛陽竟無所成得  
不補夫民既勞止况可小康昔勾踐欲滅吳前為之政兵強  
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夫差再舉霸中國武帝進不擇將選  
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  
勢向幸人之北北流人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驅

我人而國天閼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萬縻沸四方瓦解社  
稷淪胥龜玉毀棄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

明 李清 撰

南史八

如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

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於顯陽殿五年封

晉安王普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太通三年被

徵入朝未至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王對奕擾

道我授以班劍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太子貴五月丙申立王為皇太子

梁書載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今天步艱難黎民自艾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得荷神器之重其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

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遷東宮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



色花若無懼容五年丙辰武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

梁書載詔曰諸州見在北人為奴婢者并及妻兒悉  
可原放 梁簡文帝集載詔曰朕以寡昧哀矜孔棘  
龜倪視陰企承鴻緒方當玄嘿在窮栖心事外即王  
道未直天步猶艱式憑宰輔以弘庶政大赦云云

癸未追尊穆貴嬪為皇太子<sub>后</sub>追諡妃王氏為簡王<sub>后</sub>六  
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為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晃為

皇太子壬辰立當陽公大心為尋陽王石城公大欵為  
江夏王寧公公大臨為南海王臨城公大連為南郡王  
西豐公大春為安陸王新塗公大成為山陽王臨湘公  
大封為宜都王高唐公大莊為新興王秋七月甲寅廣  
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仲  
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唐午以司空南康  
王會理為兼尚書令是月九江大饑民相食者十四五  
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

藻卒丙午侯景矯詔儀同三司位比王公自今悉不加  
將軍以為定準冬十月丁未地震是月百濟國遣使朝  
貢見城寺荒蕪哭於闕下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丁巳天雨黃沙已  
未西魏克安陳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丙寅  
月晝見于東方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義兵于廣陵二  
月癸未侯景攻下廣陵皓見害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  
為左僕射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夏五月丙辰東魏孝

靜帝遜位于齊庶午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範亮自春迄夏大旱民相食都下尤甚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江陵秋七月戊辰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邵陵王綸棄郢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冬十月乙未景又逼帝辛西州曲宴自如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太子鈞為西陽王大威為武寧王大球為建

安王大昕為義安王大擘為綏建王大圍為樂梁王壬寅侯景害可空南康王會理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兵寇齊昌執衡陽王獻送都下害之相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參軍張彪起義於會稽若邪山破浙東諸路

是歲齊文宣帝天寶元年

二年春正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為魏所攻見殺  
三月

梁書載侯景西寇丁未發京師自石頭至新林舳舻相接  
庚戌魏文帝殂夏閏四月侯景圍巴陵

梁書載五月癸未湘東王繹追遣胡僧祐陸法和等救  
巴陵景遣任約來拒

六月

梁書載甲辰僧祐等擊擒任約

乙巳解圍宵遁王僧辯等督衆追景

梁書載六月辛酉鄱陽王故將王瑱起兵襲偽儀同

於慶慶敗走

秋七月景遷遷至建鄴八月

梁書載丙午晉熙人至僧振鄭寵起兵襲郡城偽晉  
州刺史夏侯威儀同任延退走

戊午景遣偽衛尉卿彭儔廂公王僧貴入尉發帝為晉  
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  
大威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  
人婦帝詔以為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于豫章王棟

使呂季畧送詔逼帝書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因國越升非次遂至震方鳴咽不能自止賊衆皆掩泣乃幽帝永福省使害南海王大臨于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熟安陸于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于京口冬十月壬寅侯景殺帝崩

朝野僉載曰簡文之生僧寶誌謂武帝曰此子與免家同日生其年景生于雁門

時年四十九偽謚明皇帝廟號高宗明年三月己丑王



僧辯平景侯率百官奉梓宮升朝堂孝元帝追宗為簡  
文王帝廟號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帝幼而聰睿六歲  
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武帝歎  
曰常以東阿為虛今信矣及長器宇寬宏未嘗見喜愠  
色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鬚髮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  
頂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眇來側目  
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

梁書曰九流百氏經日心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

博綜羣書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  
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憂哀恤骨立所坐席霑濕盡  
爛在襄陽拜表侵魏遣長吏柳津振遠將軍曹義宗等  
進軍克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及居鹽<sub>鹽</sub>撫多所宏  
宥文案簿領纖毫必察宏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  
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  
自序云七歲有詩<sub>詩</sub>僻長而不倦然文傷輕靡時號宮體  
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

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經渭三百

長樂譜一卷易王簡五十五卷先明譜十七卷易林十七卷茶品五卷陸茶譜一十七卷灶經二卷沐

浴經三卷馬茶譜一卷茶茶品五卷彈茶譜一卷新增白

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於世初即位

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強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

之義恐則賊覺乃改大寶路路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說

義披尋文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遇害知不允

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麗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

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醜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  
將符是乎帝曰倘幽冥有徵莫斯言不妄初景納帝女  
漂陽公主有美色景惑之放於政事王偉每以為言景  
以告主主出惡言偉之懼見讒乃修廢帝帝而後問主  
苦勸行弒以絕衆心廢後王偉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曰  
丞相以陛下幽憂既允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  
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儁等復齋酒殺曲項琵琶  
與帝極飲帝知將見弒乃盡歡謂曰不圖為樂一至

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僞進土囊王修纂坐其上乃崩  
竟協于夢偉撤戶扉為柩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帝自幽  
紮後賊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枳棘無復  
紙乃書壁及板郭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  
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  
况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又為文數百篇崩後王偉  
觀之惡其辭切使括去有隨偉入者誦其聯珠三首

三國典畧所載聯珠有麟出而悲豈惟孔子遂窮則

慟寧止嗣宗尤為悽愴

詩四篇絕句五篇文並悽愴云

少帝諱棟字元吉昭明太子嫡孫豫章王歡子也歡薨  
襲封侯景廢簡文帝奉以為主時王方與妃之張鋤葵  
而法駕奄至王驚不知所為泣而秉輦

天正元年即簡文帝大寶二年也八月壬戌王即皇帝  
位大赦改元丙寅追尊皇祖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皇  
祖妣金華敬妃蔡氏為敬皇后皇老務章安王曰安皇

帝尊皇妃太妃王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以劉  
神茂為司空冬十月壬寅侯景弒簡文帝十一月己卯  
加侯景九錫封漢王漢國置丞相以下官景尋篡位偽  
封帝為淮陰王孝元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等大敗侯  
景兵景遁孝元弒帝崩初帝之即位升武德殿故有迴  
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識者知其不終及為  
景所廢與二王弟橋樛皆鎖于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  
逢杜崩於道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免橫死矣帝曰倚扶

難知吾猶懼有尋為宣猛將軍朱買臣所害初王僧辯  
為督都將發詔孝元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  
儀注孝元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後臣  
為已任成濟之役請別舉人乃別敕買使行忍哭會簡  
簡文已被害帝及二弟遇買臣呼登舟共飲未竟並沈  
於水

愚按侯景推少主棟與爾朱兆推廢主粲朱溫推昭  
宣帝同然粲支庶昭宣幼子而棟正嫡不黜粲與昭



宣獨黜棟耶若云景賊臣應黜其所樹則兆溫為賊  
臣與景又何殊故宋呂祖謙標目與明王諱大事記  
皆于棟立後時記元天正紹簡文大寶而孝元之承  
聖始繼於此所以特為棟立記以少帝題也雖然不  
獨兩賢王僧辨不又云乎嗣君祀福君呼而帝紀定  
定矣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  
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已母祖母在采女

次侍始褰戶幔有風迎裾帝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殿  
惟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世祖舉室中非常香  
有紫袍之異武帝竒之賜采女姓阮進修容十三年封  
湘東王太清元年累遷為征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三  
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  
不失王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冲等拜  
賤為請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王不許曰吾  
於天下不賤寧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

議者可斬投筆流淚沖等重請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  
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是時月王徵兵於湘  
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拒命尋上甲侯詔自建封至宣二  
月十五日詔授王位假黃錢大都督中外諸軍自司  
徒司承制於是立行臺于南郡置官司七月遣世子方  
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又遣鎮兵將軍鮑泉討譽九  
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攻江陵其將杜崩兄  
弟來降營遁鮑泉攻湘州未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

代將及簡文帝即位改元大寶王以帝制于賊臣卒不  
遵用

梁書曰猶稱太清四年

正月使少子方畧質于魏魏不受質結為兄弟四月福  
湘州斬譽湘州平雍刺史岳陽王譽自稱梁王王稱藩  
於魏魏遣兵助我襄陽先是邵陵王論書至已言武帝  
凶問秘之以待川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崩問  
王哭于正寢六月江夏王大欵山陽王大威宜都王大

封自信安來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為  
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大欵臨川王大  
成桂陽王大封汝南王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等奉牋  
進相相國摠百揆

梁書載牋曰殿下志存社稷功濟屯險枕干泣血投  
袂勤王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陽臺之下獨有冠蓋  
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趕麥雨穗出於南平  
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盤自績何謝歐絲

金史紀事本末 卷八  
開田生稻寧如雨粟豈可徽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  
陳乎車服者哉恪等稽尋甲今博詢惇史謹再拜上  
進位相國摠百揆杖金釜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  
稷扶危翼治豈不休哉

王不從

梁書載今日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翦寤寐痛  
心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哽噎

二年

梁書曰猶稱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  
郢州執刺史方諸庚戌領軍王僧辯屯師巴陵五月癸  
未王遣將胡僧佑陸法和援巴陵六月僧祐等擊破景  
將任約軍擒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帥眾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郢州獲  
賊將軍宋子仙等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少主棟九月  
盤蓋國獻馴象十月辛丑朔索雲如蓋臨江陵城是月

簡文帝遇弒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辯等奉表勸進

梁書載表曰衆軍薄伐蓬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非奉脛明誰嗣下武勞不勞宗正有奉八百始可同期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然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麗藏社稷處斬莽輓車燒卓市廓清函夏正為



瑩陵開雪宮闕庶存鐘鼎

王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答表不許

梁書載答曰孤枕戈飲膽扣心泣血甫聞伯升之禍  
彌切仲謀之悲景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  
劉邦尚白艱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羣公卿士  
其論孤志 愚按少帝棟何罪乃曰殷辛弑端見矣  
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江  
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並奉牋勸進王固讓十一月乙

亥僧辯又奉表勸進

梁書載表曰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憑陵  
臣互起率戎伐頽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劍足皆爾中  
朝人士相顧啣悲涼州義徒東望隕涕慄慄黔首將  
欲安歸社稷不隊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啟之  
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陸  
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日  
下飛鱸巨艦竟水浮州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

踵忠勇相顧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  
詔師出以名便當盡寇司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越  
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鐘修掃瑩陵奉迎宗廟豈得不  
仰存國計俯從民情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  
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腸心敢以死奮  
又不從

梁書載答曰孤遭家多難大恥未雪國則則蚩尤弗  
翦同姓則有扈不賓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一戎既定

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

時臣寇尚存王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斷表

梁書載是月賊司徒東南道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歸義留異奉表請降

承聖九年

梁書載正月下令曰時惟星鳥表年東子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東峻况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敷水四

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寧可畧此玄苗坐殮紅粒不  
植薦領空侯蟬鳴可悉深耕既種安堵復業無棄民  
力並分地利班勒州郡悉使遵承

二月王僧勳舉軍發自尋陽王馳檄四方購獲景以逆  
之者封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

梁書載檄曰賊臣侯景奴奴叛臣鳴鏑餘燄懸孤空  
城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踰月敢興逆亂梗我王  
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茅遠適單于簡

續屢彰聚斂無度為虎傅翼遠相招遠我是以董率  
梟髡躬擐甲冑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淝苟存  
徐袞渙汗既行定論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  
馬賊又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纏象魏坐召憲司卧  
制朝宰矯託天命偽作符書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載  
獲之人五宗及賞緡紳之士三族見誅殺粟騰路自  
相吞噬慄慄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有隕  
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

盧檀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言書其  
罪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  
號五內摧裂景阻飢既甚民且狼顧之侵佚我彭蠡  
憑陵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邱我是以義勇  
爭先忠貞盡力斬讎凶渠不可稱莫侯景奔竄十竄  
爭穴計窮力屈反弒後皇畢原鄧邨並罹禍患凡將  
邪芽皆伏斧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幕府據有上流  
實惟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

年彼惟未屬猶能如此况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為臣  
為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既建宜須摠一共推  
幕府實用主盟遠惟國艱不遑寧處長戟百萬天馬  
千羣風駭雷震之指速鄰夷山殄谷充原蔽野以此  
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蟄若毒獸窮則闕謂山益高  
則四郊多壘謂地益遠則三千弗遠如彼怒蛙譬諸  
鼉虬豈費萬鈞無勞百鎰今遣大都督征東將軍王  
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縱金震地計其



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喉春長狄頸繫  
郅支質鐵所誅止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  
武世樹忠貞或羽儀鼎族俛首稱監無由自効豈不  
下慚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  
乃眷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為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  
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有能率動義衆以應  
官軍保全城邑不為賊用並裂山河以紆青紫若執  
迷不反推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檄布遠近咸

使知聞

三月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辯等又表勸進曰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勤武族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錢楯結隊千郡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郎矧伊黔首誰不載躍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

持節分告園陵嗣後升遐龍輶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  
測並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  
孝友理當感動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覽以錫圭之功  
既歸有道當璧之有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杳然敬邈  
昔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人樂推踰岐山而事主  
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皇所應不獲已而然陛下忠  
為令德孝實動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猶欲  
拂衿衣而遊廣城登嶠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

庶何所歸仁况舊拜凱復函洛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  
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  
儀已立立豈得不清揚警而赴名都具玉鑿而旋正寢  
昔東周既遷鎬金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郊洛未以為居  
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跡基百  
里劔長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夸三  
叛垣然大定御辯東歸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  
無所讓德王尚未從

梁書載王答曰今淮南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嘗勒而平平燭玉光乃議之

辛卯弒少主棟及其二弟橋穆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黃釜太尉武陵王紀稱皇帝于蜀年號天正王遣兼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瑩陵修復社廟丁巳下令解嚴

梁書載今日今凶醜殲夷四海人安儀官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嚴以時宣勒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  
等復拜表上尊王王猶固讓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  
州刺史王僧辯為司徒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  
季畧少府卿周石珍舍人嚴亶於江陵市乃下令赦境  
內

梁書載令曰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偉是其心膂周  
石珍負背恩義今並烹諸鼎毀肆之市野衣冠舊貴  
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

今特聞以王澤削以刑書

齊將潘樂辛術等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翦帥眾拒之  
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  
人賀平侯景

梁書載魏賀不知孰是

八月武陵王紀率眾東下遣獲軍將軍陸法和屯巴峽  
拒之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薨十月乙未前梁州刺  
史蕭循自魏至江陵以為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

申執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內庚戌琳長史陸及其其將  
潘烏累等舉兵攻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  
勸進表三上乃許之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于江陵  
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連租宿責並許弘宥孝子順  
孫悉皆贖爵長徒鎖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  
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倍立而已時有兩目俱有已卯  
立王太子方短為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為晉  
安王方畧為始安王追尊所生姚陸修容為文宣太后



尊母豈可在立子後此亦孝元亡國一節

改諡忠莊太子為武烈太子封武立子莊為永嘉王是  
月陸納遣將軍潘烏累等破荊州刺史丁道貴于錄口  
道貴走零陵十二月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  
擊走之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死星隕吳郡淮南有  
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虎暴食人是歲魏廢帝  
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

王褒為尚書僕射穀穀為吏部尚書己卯江夏宮南門  
齋杜飛

冊府元龜載二月唐午詔曰食乃民天農為治本是  
以稼穡為寶周頌嘉其樂音禾麥不成魯史書之方  
冊秦人有耕力之科漢世有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干  
戈不戢廣田之利無開于郡國載師之職有陋于官  
方今元惡殄殲海內方一一厘曠務勞心日昃一夫  
廢業畝由無遺其力田之身在所歸免外即宣勒以

稱朕意

三月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夏五月甲申魏大將尉  
遲迴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迴己丑武  
陵王紀軍至西陵六月乙卯王僧辯平湘州秋七月武  
陵王紀衆大潰殺之八月戊戌魏尉遲迴平蜀

梁書載庚子詔曰頃戎旃既息闔柝無警去魯興歎  
有感霄分過沛隕涕實勞多寐宜從青蓋之典言歸  
泉水之鄉江陵尉輸方舩連軸巴峽舟楫精甲百萬

先次建鄴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遣正九旗揚旆主者  
評依舊典以時宣勒

九月齊遣郭建元及荷利景遠步天汗薩東方老帥衆  
頓合泚冬十二月辛丑僧辯留鎮姑熟豫州刺史侯瑛  
據東閩墨微吳興太守裴之橫師衆繼之戊戌以尚書  
僕射王褒為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為右僕射十二月  
宿豫土人東方光據城歸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魏帝為相宇文泰所廢而立齊王郭是為

恭帝元年三月主衣庫見衣蛇長大許數十小蛇隨之  
舉元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長州苑復  
見大蛇盤曲于前羣小蛇隨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  
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  
蛇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居栖心者又有蛇從  
蛇從屋隊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  
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  
去逐之不見城壕中龍騰出煥爛五色踈蹻入雲去七

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隊死于陸道龍處為窟若數  
百斛圍舊大城上多有紫氣至時稍消歇甲辰以司徒  
王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戊申以獲將軍以郢州刺  
史陸和為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陳霸先為司空六月癸未有黑氣如龍見殿內  
隋書五行志曰黑乃周所尚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  
梁之象

秋九月辛卯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先是魏使宇文仁

怒來聘

梁紀畧曰先是大寶元年西魏將楊忠逼荆鎮湘東王懼其至遣使搗軍已與忠結盟并與質子與魏約為兄弟聘使相望

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怒有關魏相安定公宇文泰憾焉乙巳使柱國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登率眾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駕出行城柵大風披木丙子讀講百寮戒服以聽詔徵王僧辯

梁元帝集載敕曰黑獺盟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  
在下流荆峽之中悉非頭勇宜率貔虎星夜就路倍  
道兼行解倒懸也

十一月甲申幸津陽門講武置南北兩城主

三國典畧曰梁主閱戎津陽門外立三城南為吳地  
北為鹵地城西北風甚急溥天昏暗旌旗乃靡乃移  
軍渡南城吳軍渡北城以順風也

帝親觀閱風順摠集部分未定旗幟飄亂帝趨駕而回



無復次序風雨隨息眾竊驚怪乙酉已領軍胡僧祐為  
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為副左僕射王褒  
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為副

梁書載丙戌帝徧行都柵皇太子巡行城樓使居民  
助運水石諸要害所並增兵備梁後畧曰上是長  
沙寺移天居寺是日北軍射書城內言今者行兵不  
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濟此生民梁  
朝士庶尚未領解蟻聚窮城梁用怪惑

丁亥魏軍至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  
風城內火焚居民數千家以為失在婦人斬首尸之是  
日帝猶賦詩無廢以胡僧祐為開府儀同三司庚子信  
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是夜有  
流星隊城中帝授箸筮之卦成取龜式驗之因抵於地  
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因裂白為書催僧辯曰吾忍  
死待公可至矣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  
辛亥魏軍大破帝出杜杷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失

辛軍敗反者斬西門首卒納魏軍

隋書刑法志曰梁元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數千有司請釋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

帝見執

三國典畧曰魏大將于謹擒梁王令西至龍泉廟出河東武陵二王子孫于獄列于沙州鎖械屢酷瘡痍腐爛引梁主使視之謂曰此皆骨肉忍瘧如此何以

為君梁主無以應 愚按二王子孫不知此時尚存  
否然不可無快論

如梁王蕭譽營使鐵騎擁帝入宮囚于烏幔下甚見詰  
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誦儉云埋金千斤城內欲  
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譽相辱伏謂儉曰向聊相  
請欲言耳豈有天子自理金乎儉乃留帝于主衣庫十  
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戎巴陵辛未魏人戕帝明年  
四月梁王方智承制退尊孝元皇帝廟號世祖帝聰悟

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御音響若鐘年六歲歲武帝常問所謂書對曰能誦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

金樓子自序曰予六歲解為詩奉敕為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照水光浮因而稍學為文也 顏氏家訓曰元帝常言年始十二便好學時患疥閉齋張葛幃避蠅猶坐率意讀書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

厭倦

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育一目乃憶  
先夢彌加慙愛

太平廣記曰阮修容有一珠先帝幼吞之疑左右所  
盜炙魚目厭之信宿間珠便出帝一目眇

及長好學博極羣書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年幾答  
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帝性不好聲色頗善高名為  
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儒林參軍一人勸之與從

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饋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  
贊而書之時謂三絕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鑽及當  
時秀才為布衣交常自比諸葛亮桓溫惟鑽許馮性好  
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已者必加毀害帝  
姑義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妬其  
才美遂改寵姬王氏兄弟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  
遠學使人鳩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徧被其禍始居  
文宣太后優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秘喪逾年乃發

凶問方刻檀為像置于百福殿內事之甚

三國典畧曰江陵陷軍士剖分其香

朝夕進蔬食動靜必起聞迹其虛矯如此性愛書籍既  
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真晝夜無休已  
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疑  
左右猶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  
加以檟楚雖戎畧殷奏機務繁多軍羽檄文文章詔誥  
點膏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于文士愧于武夫論者



以為得言

北夢瑣言曰元帝為湘東王時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

始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不可言初武帝敕賀革為帝府諮議使講三禮革將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革告

之曰吾嘗夢主上徧見諸子至相東王脫帽授之後必  
當璧鄉其行乎革領之及太清之禍遂膺歸運自侯景  
亂後州郡大半入魏從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  
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領以南復為蕭勃所據  
文軌所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都荊所有盡  
於是矣武陵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對宗慄黃羅  
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僕射王褒  
左民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慄及御史大夫劉

懿以為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州已有百乃留尋歲星  
在井熒感守心帝觀之慨然謂朝廷文武曰吾觀玄象  
將恐有賊但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及魏軍逼  
關人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有斬宗懷黃羅漢可謝天下  
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人中及魏人楚柵  
買臣謝答二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  
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寄以問僕射王  
褒褒曰答仁侯景黨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

餘萬卷盡火之答仁又請守收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  
然之即授城內大都潛以帝鼓給之配以公之既又召  
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去遂使皇太  
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頃黃門郎裴正犯門而出帝乘白  
馬素衣出東門抽劔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

資治通監曰魏軍士渡壘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  
所乘駿代之以騎馬遣長壯胡人手挽其臂而行遲  
于謹胡人牽帝使拜

魏師至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陷在幽逼求酒  
飲之製詩四首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  
還蒿里終卦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  
何言異蟻螻一旦損鴟鵂其三曰松風侵曉哀霜露當  
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歲月安  
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杳空得動耕人梁王營遣尚書傅  
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  
禁進士囊頌之嘗使以布帊纏屍斂以蒲蓆以束白茅

以車一乘葬準陽門外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畧等皆見害徐世譜任約自馬頭走巴陵約後降于齊將軍裴叢叢弟機謝答士三人相抱俱見屠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俘歸長安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盡皆殺之帝于伎術無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良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季心往視果如言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初從劉景愛相術因信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

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持多  
禁忌牆壁崩倒屋宇傾頽年月不便終不修改庭草蕪  
沒令鞭去之其慎獲如此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  
元帝集載忠臣傳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忠為令德竊  
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亦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  
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又孝德傳序曰天  
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

鄴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花十卷內  
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  
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經全德志荆  
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錄名一卷篋經十二卷式贊  
三卷文集五十卷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地  
西升天士民聚觀五彩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  
龍出建康淮西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



而惡之逾年遭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州古老相承云  
州滿百當出天子桓玄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乃還鑿  
破一州以應百數隨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  
在藩自立自立依文帝篡統後遇元凶之禍此州還沒  
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後生一州羣公上疏稱慶明年  
帝即位承聖末其州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孝元字第九子太清  
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二年出為江州刺

史三年十一月魏克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是  
議以王為梁王太宰承制四年梁王營稱皇帝於江陵  
二月癸丑王自江州至建鄴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  
為中書監錄尚書騎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  
空陳霸先班劔二十人以湘州刺史蕭循為太尉廣州  
刺史蕭勃為司徒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  
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渠之戰  
敗死之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齊遣江州刺史侯

瑱討之七月辛丑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  
甲辰入建鄴丙午即為位年號天成以王為皇太子司  
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淵黜治而奉上

紹泰元年秋九月丙午即皇帝位冬十月己巳大赦改  
元

梁書載詔曰王室不造嬰罹禍鬻先帝梓宮播越非  
所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讐送大恥未  
雪夙宵鯁情羣公卿尹勉以大義越咎寡闇庶傾憑

元靈旁資將相克清元惡謝寃陵寢

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郡公壬子加司徒陳霸  
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信  
武將軍陳舊於長城義興太守常載應之癸丑以太尉  
循為太保司徒淵明為太傅司徒蕭勃為太尉鎮南將  
軍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  
妃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辛未司空陳霸先東討  
常載降之丙子南豫州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

徽舉兵據石頭反十一月唐辰齊州刺史史翟子崇楚  
州刺史達摩率衆赴任約入石頭十二月庚戌任約徐  
嗣徽等至采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邀擊  
於江夏敗之約嗣徽等奔江西庚申翟子崇等降並放  
還

是歲後梁宣帝天定元年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追贈謚簡文帝諸子封故  
永安侯確子後為邵陵王奉携王後發未震州刺史杜

龕降詔賜死赦吳興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  
都陽王東揚州史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岩  
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舊襲會稽討彪之敗走以中衛  
將軍臨州王大款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辰若耶村  
人斬張彪傳首建鄴赦東揚州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  
彪亂遣太使巡省是月齊人來聘使侍中王廓報聘三  
月壬午班下遠近並雜用古今錢戊戌齊將蕭軌出柵  
口向梁山東霸先大敗之夏四月壬申侯安都輕兵襲

齊行臺司馬恭于歷陽大破之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  
淵明薨於寅齊軍人步入丹陽縣

梁書載丙午齊軍至秣陵故治癸卯進據兜塘車駕  
出頓趙建故籬門

內外築嚴六月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乙丑陳霸先  
大破齊軍戊午大赦

梁書載軍士身隕戰場即遣劔祭其無家屬即為瘞  
埋



辛酉解嚴秋七月丙子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丁未以  
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徒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  
薨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  
事改封義興郡公加中權將軍王冲開府儀同三司以  
吏部尚書王通為尚書左僕射冬十月乙亥魏相安定  
公宇文奉卒十一月起雲神神虎門十二月壬申進太  
尉蕭勃為太保甲午封前壽昌令劉叡為汝陰王前鎮  
西法曹行參軍蕭沆為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庚子魏



恭帝遜位于周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求魯國孔氏族為奉聖侯并繕廟  
堂供備祀典

梁書載詔曰孔氏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  
冠羣后雖泰山頽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  
在自皇圖屯阻祝薦不修奉聖之門肩嗣殲滅故神  
之寢簋簋寂寥永言聲烈實無欽愴可搜舉魯國之  
族以為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

遵舊

又詔諸州各置中正舊放舉選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  
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其選中正每求者德該悉以他  
官領之以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為司空尚書右僕射王  
通為左僕射二月庚午遣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太保  
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  
侯安都等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癸未  
周文育軍于巴山獲蕭勃偽師歐陽顛三月甲寅德州

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遠攻殺蕭勃于始興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為賊所拘逼迫已卯鑄錢一當二十齊遣使通和壬辰改四柱錢以錢一當十丙申復用細錢五月己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平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求降秋八月如丞相陳霸先殊禮九月周冢宰宇文獲弒孝閔帝丞相陳霸先改授相國封陳國公冬十月戊辰進陳國公爵為王

辛未帝遜位于陳陳主霸先奉帝為江陰王已遣劉師  
知弒王于外郎詳見師知傳時年十八諡敬皇帝

愚按陳弒敬帝封蕭季卿為江陰王乃武帝弟鄱陽  
王恢後已季卿罪廢不知嗣封之曷為誰後疑亦疏  
宗也至隋滅陳又除後梁始以梁武為之後見後梁  
記

未主附

未主諱莊孝元皇帝嫡孫武烈世子方等子也承聖元

年封永嘉王魏克江陵年甫七歲為民家所匿

資治通鑑曰尼法慕匿之

後王琳迎送建鄴故立立出質於齊太平二年敬帝遜  
位於陳琳乃求援于齊且請王主梁祀齊許之冊拜琳  
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王自溢城濟江

天啓元年春正月王即皇帝位於郢州大赦改元追諡  
建安公淵明日閔皇帝拜王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  
餘依齊命摠軍國事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二年春三月遣使入貢於齊丞相王琳遣將雷文策襲  
殺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冬十月丞相王琳奉主出屯  
濡須口十一月琳大敗陳明吳明徹引兵東下冬十月  
後梁畧取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三月周兵襲郢州丞相王琳與陳兵戰於蕪湖  
大敗走湓城尋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  
仲威侍衛主及琳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主達於齊  
境拜辭而還遂降陳仲威奉主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

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許以與復竟不果而齊亡王在鄩飲氣而殂

不稱不何不成君也附帝紀何從何之元作梁典欲為莊立後嗣主紀旌王琳忠也或曰魏長廣王尋安定王朗之不得比莊何也曰有故魏有君復君故削而梁無君有君故推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常遵其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有梁諸帝

皆一之而以簡文明之姿稟乎天授粵自支庶入居明  
明兩經國之等其道弗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  
號何救滅亡

豫章固係逆扶實出嫡系雖旋立旋廢可不曰君乎  
元帝居勢勝之地啟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  
內接猜忍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忍酷于踰年定省之制  
申情于木偶

梁書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位長連率有全楚



之實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  
於行師曾非百舍

竟而雍州引寇覺起河東之義蓋部親尋事習邵陵之  
窘悖亂屈於僧辯殘雪極於圓正不義不匿若斯之甚  
梁書曰御下無術履冰不懼鳳闕司晨之功火無內

照之美

而復謀無經遠之心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籬  
籬內崇請肆率於溢至將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

滿腹何救社廟之墟歷觀書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遘愍頓若蕭宗之酷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顛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

永嘉名存實亡何言乎君聊表臣忠云耳

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為九陌竟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為六陌職者以為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符歷數非人事也

善乎唐魏徵論曰高祖因天收縱聰明稽古道也生知

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勢多才爰自諸生有不將之度  
屬昏凶肆虐天禍及禍糾合義族將雪家冤曰糾可伐  
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郢翦離德如振稿取獨夫  
如遺拾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  
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近來速開蕩蕩之道王革靡  
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  
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  
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甚也然不

金史卷之八十八  
能息未敦本斲彫為樸慕名好事蒙尚浮華抑揚孔墨  
流連釋老或終日不寢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  
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履終  
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  
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卷戀軒冕殿得其難  
而滯于所易可謂神有不達智有不通矣逮夫精華稍  
竭德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備后百辟莫能盡言  
險操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復諫違卜開門揖盜棄

好即讐覺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  
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  
言麥悲悲甚殷墟自古以來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  
書契所未聞也太宗敏敵過人神受秀發多聞博達富  
瞻詞藻然文艷用憂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疎通哀  
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  
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同羗里之拘  
終頻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

魏闕羣后釋位勤袂勤王孝元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身先士卒致命前歐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國變以為身幸不忍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無禮聘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算無遺策怵于於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鄰責言禍敗旋及斯

乃上靈降鑒此馬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  
文採浮華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讐雖口  
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  
其驕矜其禍患何補江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  
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  
於已時無以霍之輔馬得不為高讓與

南北史合注卷八